

蚌埠双墩遗址“凵”形刻划符号释义

徐大立

(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 安徽蚌埠 233000)

Primar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凵” carved signs found in Shuangdun Site, Anhui Province, this paper nevertheless suggests that “凵” not only possess fishing function, but also relative to ancient calendar.

Key Words: Beng bu Shuangdun Site “凵” Carved Sign

内容提要 主要介绍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凵”形刻划符号,并通过对含有“凵”形组合符号的分析,认为“凵”形符号除了具有网具功能外,还与远古时期的天文历法有关。

关键词 蚌埠双墩遗址 “凵”形刻划符号

中图分类号 K878 **文献标识码** A

蚌埠双墩遗址出土器底刻划符号 600 余件,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为国内同时期出土刻划符号所罕见。经整理,其中“凵”形刻符有 23 件,约占刻划符号总数的 4%。其中组合符号有 15 件,单体符号有 8 件。“凵”形刻符多刻划在陶碗的外底部。也有个别刻划在陶杯圈足内和陶器的内底部。这些刻划符号可分为组合符号和单体符号。为了便于表述,现选择 13 件较完整的刻划符号介绍如下。

一 “凵”形符号与“网具”的关系

在双墩遗址刻划符号中,网具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半网、全网、拦网、吊网、扳网等等,反映出双墩先民在渔猎技术方面已具有了丰富的手段,“凵”形刻符只是网具刻划符号中的一种。

“凵”形组合符号是以 4 条内弧线构成的方框形与其他符号组合而成。在这些组合符号中,方框形以“网具”的形象出现,有象形和抽象两种表现形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可以具象的解释刻符内涵的时候,就尽量用写实的观点来释义这些刻划符号。只有无法具象的解释时,才选择其他解释的途径。7 个符号笔者认为均与“网具”有关(图

一)。

标本 86T0720 ③:7,碗底完整,矮圈足。外底有压划方框形和刻划鱼形相重叠构成一个组合符号。底径 8.6 厘米。鱼形用刻划的方式作为主纹,写实、逼真,刻痕清晰。“凵”形用压划法作为地纹,显示为一张四角大网。整个构图表现的是一幅“网鱼图”。

标本 92T0722②:17,碗底略残,浅圈足。在其外底部刻划有方框形和“田螺”组合符号,刻道清楚,拟在未干的坯胎上刻划。底径 9.4 厘米。之所以将框内的符号认定为田螺,是因为在另一幅刻划符号中有着河蚌与田螺的组合符号。其田螺的形状与这个符号完全一样。此外,在双墩遗址发掘时,我们曾在探方内遇到多层厚达近 1 米的螺壳层,表明双墩先民食用田螺的量非常大。因此,用网具捞食田螺是可能的。

标本 86T0720 ②:95,碗底完整,矮圈足。外底刻有方框形与重椭圆形、十字形构成组合符号,以及边缘有双弧线刻划符号。刻痕清晰,规整,应该为陶坯晾干后刻划。底径 8.5 厘米。这幅刻划中边缘的弧线,在双墩遗址刻符中表示水纹的一种,

而主体图案则代表网具。虽然这幅刻划不是简单的用4条内弧线构成四角大网,但是这张“网具”则显得更象形和写实。

标本 92T0721⑳:40,碗底完整,圈足底。在其外底部刻划有方框和三角形组成的组合符号。方框刻道浅,刻痕较清楚;方框内三角形刻道较模糊,拟在干坯上刻划。底径8厘米。三角形刻符在双墩刻划符号中有两种意义,一是表示锐器;一是表示网具,类似一种抄网。它与方框形网具的组合表示两种都是捕鱼的工具。这种将两种功能相一致或相辅助的用具放在同一幅画面来表现,在双墩遗址刻划符号中屡见不鲜。

标本 91T0819⑮:122,为一件平底陶器的器底。在内底部刻划有多重线方框形符号,刻道清楚,拟在未干的坯上刻划。底径13.5厘米。这幅刻划外框刻痕粗深,十分明显,为四角大网状。内部框形梯次缩小,刻痕浅细。用透视的眼光看,如同一副悬起的大网。在双墩遗址刻符中,运用透视的手法来表现刻划内容的还有不少例证。

标本 92T0721㉑:39,为碗的残件,圈足形底。在其外底部刻划有方框和压划3条线组成组合符号,刻、压划道较清楚,拟在干坯上刻划。底径8.4厘米。3条压划的横线符号是双墩遗址刻划符号中表示水纹的另一种方式,两种符号的组合拟可解释为“网在水中”。

标本 86T0720③:17,碗底略残。矮圈足底内凹。外底刻有弧线方框形符号,还有一些凌乱的线条相叠压。刻痕浅细,应为陶坯晾干后刻划。底径9.2厘米。这幅刻划中凌乱的线条无法具体解释,只是框形刻划明确无误,应当是网具与其它符号的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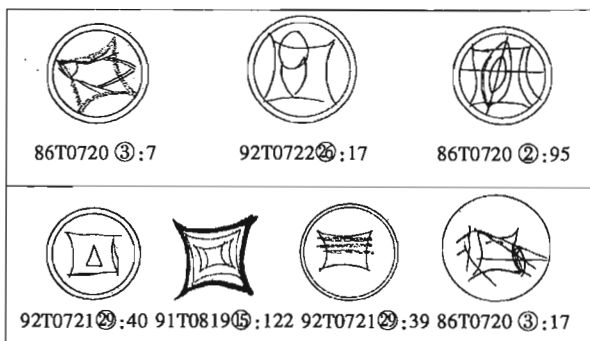
二 “凵”形符号与原始天文历法的关系

上节将“凵”形符号归入网具类刻划符号,是因为这些符号皆与渔猎经济关系密切,在双墩遗址刻划符号中,反映渔猎经济的刻符约占整个刻划符号的70%,而网具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网具不仅是双墩先民在捕鱼狩猎活动中最重要的工具,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内,网具的作用和意义也升华为“天网”,成为表现天体运行的符号(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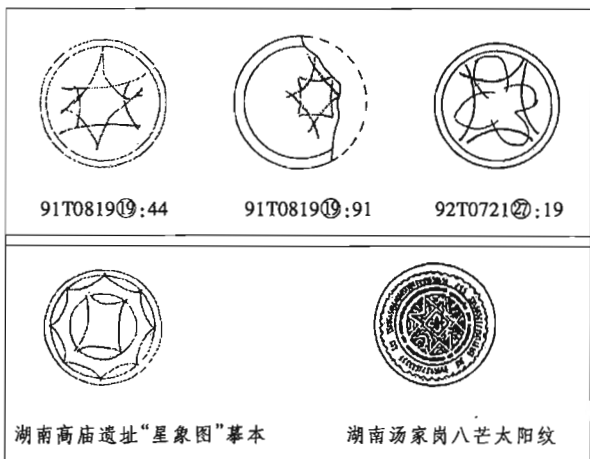
标本 91T0819⑱:44,为碗的修复件,口微敛,斜弧腹内收,矮圈足形底。在其外底部刻划有八角形刻划符号,刻道浅较清楚,拟在干坯上刻划。口径32、高11.2、底径9.8厘米。

标本 91T0819⑲:91,为碗的底片,圈足形底。在其外底部刻划有八角形刻划符号,刻道较模糊,拟在干坯上刻划。底径9.4厘米。

仔细观察着两幅刻划,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图一// 网具类“凵”形符号



图二// 天文历法类“凵”形符号;



图三// 单体类“凵”形符号;

是由两个框形刻符错位叠压形成的八角形符号。因此,构成八角形刻符的基本元素还是“凵”形符号。八角形符号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或者绘画中常常出现,通常被认为与原始天文历法以及四极八方地理概念有着极其重要关系,是中国天文学滥觞期的重要标志。双墩遗址的距今年代为6900~7330年,可以说,这两个八角形刻符是目前发现较早的刻划符号,对研究八角形符号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八角形符号的出现,表明双墩先民对于框形刻划的概念表述已经由“网具”的概念延伸到“天网”的概念之中,融入了四角八方、天体运转的宇宙观之中了。这一点还可以从湖南洪江高庙遗址陶器上的“星象图”得到佐证^[1]:在星象图上,表示太阳的图案中,正中为4

条内弧线构成的框形刻划符号,与双墩框形刻符完全一致;框形刻符外为圆形刻划,象征太阳;圆形刻划外则是象征太阳光芒的八角图案。而双墩遗址刻符中,圆形表示太阳,角形表示光芒,框形表示天体,其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惊人的相似,这不应只是巧合,而是安徽到湖南之间的原始先民们已经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对天体宇宙有着相同的共识。如果不是这些刻划符号的证明,无论如何我们也想像不到远古先民的交流、融合,以及文明、文化的传播是如此的深远、广大。

标本 92T0721②:19 为一件修复的碗。口内敛,斜弧腹内收,圈足形底。在其外底部刻划有方框形和四叶花形组合符号,刻道清楚,拟在未干的坯胎上刻划。口径 24.6、通高 8.8、底径 9.2 厘米。四叶花刻符是双墩遗址刻划符号中非常特殊的符号,它与其它符号的组合,一类往往表示在某个季节从事某种经济生产活动,如狩猎、捕鱼、养蚕、种植等等,是物候历法的标志性符号。另一类则反映了与天文历法相关的内容^[2]。特别是湖南安乡汤家岗白陶圈足盘的外底部,戳印八芒太阳纹的中心位置出现了四叶花符号,印证了四叶花同方框形符号一样具有象征天体运行的意义。说明方框形符号和四叶花形符号在表达原始天体宇宙观以及物候历法中存在着相类似的关系,它们所表现的双墩先民对于太阳、天体和四季转换的认识是一致的。这就是将两种以上、内涵相似的符号放在同一幅画面来表现具体例证。

三 “凵”形单体符号与文字的关系

“凵”形单体符号有四角封口和不封口之别,若是将组合符号中的“凵”形符号剥离出来,还可以分出一角或两角不封口的区别来,实际上大同小异,只是刻划者在刻划时所产生的差异而已,至少从现有的双墩遗址刻划资料中,还找不出由于这些差别而区分出新的含义和内容。下面列举的单体符号有 3 个(图三)。

标本 86 发掘品:80,碗底完整,圈足。外底刻有弧线构成的方框形符号。刻痕清楚,应为陶坯晾干后刻划。底径 8.3 厘米。

标本 86T0720③:98,碗底完整,矮圈足。外底刻有方框形符号,边线不规整,刻痕清晰,应为陶坯晾干后刻划。底径 8.8 厘米。

标本 92T0722②:38,为一件修复黑陶圈足杯,器形为直口弧腹内收,圈足外撇。在圈足内底刻划弧线方框形符号,弧线均不相交。刻道清楚,拟在未干的坯胎上刻划。口径 12.4、高 10.4、足径 8.8 厘米。

在双墩遗址刻划符号中,单体符号有许多种,

从刻划的形态上看,单体符号已趋于稳定、成熟,可以看作是一种有固定意义的符号。但是,仅就这种符号本身来推断其所含意义是无法进行的,只能在与其它符号组合在一起时,其意义才能得到明确体现。单体符号在与其它不同符号的组合中,它的含义是相对稳定的。在其本意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延伸义,这一点在组合符号中已经论述过。因此,可以推测,单体符号在双墩先民的眼中,其意义十分明确;当它于其他符号组合的时,其本意和延伸义也十分明确。而且,在相当广泛的地域内,这种认识已经成为共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土的“凵”形刻划的地域范围包括安徽双墩文化的蚌埠双墩遗址、定远县侯家寨遗址;湖南洪江高庙遗址;上海崧泽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陵阳河遗址、大朱村遗址;湖北石家河文化;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等等。在时间跨度上,从距今 7000 多年前的刻划符号一直到距今 3000 年左右的甲骨文字绵延不断。甚至在我国云南彝族的古彝文当中至今仍然存活^[3]。值得注意的是,双墩遗址刻划符号中有许多符号与古彝文相同,也有许多符号保存在殷墟甲骨文之中成为后来汉文字的一员。

“凵”形符号经历了从刻划符号到真正文字的演变过程。当然,察其形,数千年来面貌依旧;而读其音、释其义则需要更多地资料,更多地专家来努力了。可以认定,双墩遗址刻划符号中,包括“凵”形符号在内的许多单体符号,已经具有原始文字的功能和意义。正如我们从“凵”形组合符号的分析中将“凵”剥离出来,了解到这个符号具有“网具”具体意义和“天网”的象征意义。然后再反过来认识“凵”形单体符号时,就可以认识到“凵”形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知道这个符号的读音,其释义与双墩先民创造这个符号的本意有多少差距。但至少与刻划符号的刻划者所想表现得内容相去不远。笔者正是用这种方法对双墩遗址刻划符号中的若干单体符号作了分析和释义。那么,这种方法的得失还要敬请方家斧正。

[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

[2]徐大立:《试析双墩遗址植物类刻划符号》,《东南文化》2006年第6期。

[3]笔者提供给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朱璐元的 30 多个刻划符号中,有近一半的符号与彝文相同或近似。《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的封面图案上符号全部与双墩刻符相同。证明双墩刻划符号与彝文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